

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

一段充满血与火、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的历史

全景式回顾17世纪
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绝地反击

1683

维也纳之战

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

[英]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 著

Andrew Wheatcroft

黄美瑜 译

THE ENEMY AT THE GATE

Habsburgs, Ottomans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1683

维也纳之战

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

[英]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 著

黄美瑜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 / (英)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著;黄美瑜译. — 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455-3268-5

I. ①1… II. ①安… ②黄… III. ①战争史—研究—欧洲—1683 IV. ①E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406号

THE ENEMY AT THE GATE BY Andrew Wheatcroft

Copyright:© Andrew Wheatcroft,200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7 Changsha Senxin Culu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21-2017-658

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英]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
译者 黄美瑜
责任编辑 张秋红 沈海霞
封面设计 罗四夕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5千字
定 价 4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268-5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028) 87734639(总编室)

购书热线:(010) 67693207(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

德尼丝·古尔尼·惠克罗夫特

1914~2007



母亲，你使他胎化，是你成全了他的初始；
他是你的新生命，你把有爱的世界，
俯身射上初生的眼睛而抵拒陌生世界。

——里兰克《杜伊诺哀歌之第三哀歌》

（本译文摘自张索时译《里兰克的绝唱》）





序

Preface

196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维也纳，在贝尔格莱德坐火车前往的¹。出火车站不远，我找到一个昏暗肮脏的旅馆。我这辈子没住过那么糟糕的旅馆，可怕程度连塞维尔的工人平价旅社都比不上，房间里臭虫、蟑螂横行。但我只住得起那间旅馆。其他垂头丧气的访客，带着以粗绳捆扎的卡纸板手提箱，来来去去，但都住不久。我则住了很久，因为我在隔壁街认识了一个好心的当地人，可以去他那里喝汤吃面包打发三餐，大概每隔几天，还能喝到一杯赎罪的涩味白酒。

1683年，在两百八十年前，前来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大军，就在这个地点扎营。那是历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秋，第一次围攻时，他们就去过那里。当然，1963年时，已没有蛛丝马迹或回忆可追溯那两场恶战，而我也

1. 这班火车起于雅典，往西北蜿蜒而缓慢行驶。

几乎未听人谈起它们。能见到的，就只是更近一场攻击留下的痕迹。1945年，苏联红军部队与纳粹武装党卫军打了十二天的巷战，最终于4月13日拿下了维也纳。十八年后，我仍可在在一栋公寓大楼的高处，见到当时留下的累累弹痕。

在那几个月前，我在马德里人文学院后面停车场墙上，见到一样的痕迹；在我们上课的那些房子里，共和派曾拼死奋战，逐楼撤退，最终击退了佛朗哥将军非洲兵团的追击。这是1936年初冬的故事。在维也纳见到那些弹痕，让我一阵战栗：我知道它们的来历。即使已距那段历史那么遥远，此刻我沉浸在生机勃勃的维也纳饮食、艺术、音乐、文化中，当下的感觉也与一般人无异，但我还是有种不安——对战争、暴力、生死搏斗的不安。

我祖母曾是奥匈帝国的子民，对1908年之前的事，怀有浪漫回忆。满怀祖母所灌输给我的那些回忆，十八岁时的我觉得维也纳并不迷人且让人有点失望。但那些弹痕累累的墙——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张丑陋的大麻脸——却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第二次来时，我至少对1683年土耳其人围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约翰·史托耶的《维也纳攻防战》是我的旅游指南，当年才出版（1946年）不久。我每天沿着同一条路线，在市中心穿街过巷，试图将1683年所发生的事与矗立在该区的建筑串联在一块。城里大部分地方，街道布局与1683年时大同小异，但这时（还未列为世界遗产之时），已没有标记或牌匾可诉说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事。

我很快设立了自己的地标：一家贩卖美味新鲜腊肠外加一碟泡菜、一份亮晶晶马铃薯沙拉的肉品店；一间供应平价好葡萄酒（9、10月时最佳）的破旧酒吧。后来，我搭电车到城外格林钦的葡萄酒村，或搭火车到克洛斯特新堡大隐修院附近的酒馆，找到更好喝的葡萄酒。接下来的几十年，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渐渐消失，即使没有其他欧洲城市消失得那么快。而20世纪80年代地铁的建造，标志着1914年前旧世界的终结——那是在一个世纪前拆除旧城墙、建造环城大道之

后，维也纳最浩大的市政工程。

事实上，这反倒促成了旧世界重见天日。原以为已拆掉的旧城墙和城堡，其实仍存在于这座19~20世纪新城之下，至少仍存在痕迹和基础。完成这本书之前几个月，我告诉一友人，在国家剧院附近有人在挖掘。工人挖地基，以便建造新办公大楼，结果挖出像是旧拱顶的东西。墙与瓦砾的颜色古怪且淡，我不确定是砖造还是石造。他说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维也纳城墙。19世纪50年代起，环城大道工人将城墙一块一块拆下时，拆到地面下一点点时就停手，以便为这道路工程留下坚实的地基。因此，维也纳城墙，或者是该城墙的残余，仍在原处，一如俄罗斯人进攻该城墙留下的痕迹在1963年时仍在原处一样，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的话¹。

知道历史事件在哪里发生，很重要。四处看看是不错的选择，当地地理景观往往已不复原貌。在这段历史于笔下渐渐成形且日趋成熟之时，我另外去了一些战场和其他可凭吊历史的遗址。事实上，那些地方多是历史不明之地。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早被遗忘已久的战役曾在哪里开打，甚至没有人讲得出那些地名。有时我运气较好。在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交界处，莫格斯多夫村附近的圣哥达之役的遗址上头，有座小丘俯瞰战场。当地一位热心人士和村民，在小丘上盖了座小型纪念馆。²那场战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历史事件。³但那纪念馆所记录的，只是漫长复杂历史中被割离的一刻，也很难看出来龙去脉。

因此，这不是容易理解的历史。由于某种恐惧（我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样短暂且难以捉摸的东西作祟，我不清楚什么东西会是重要又有用的。后来多亏有研

1. 这位友人是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Duffy），对围城和攻城战法的了解无人能及。人们为建造地铁而往更深处挖，挖出许多更古老的手制品。

2. 我想，这是因为得到了州立博物馆的宝贵建言。

3. 在河边平地上还有一大理石十字架和大理石牌匾。

究奥斯曼和匈牙利历史卓然有成的史学家帕尔·佛多尔指点，我才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事。有一天，在布达佩斯，走出科学院时，他告诉我，对于在奥斯曼和匈牙利境内发生的许多可怕之事，我们知之甚详。我们可能知道某种暴行在哪里发生；甚至可能知道谁受害或知道他们的遭遇。但这些可怕之事，都未能创造出适用于所有类似情况的一般概念与一贯说法。每件事都是独一无二的，除非我们能切实提出那事的普遍之处。¹历史一团乱，乱得叫我们吃惊。

我在无意间走进了一块辽阔而只有局部耕耘的领域，关于15、16世纪的历史，已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而关于17世纪则少得多，关于18世纪几乎没有。²因此，我把焦点放在这段较晚的时期，以1683年维也纳城攻防战为核心，直到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两大帝国冲突的最后时期为止。³为使本书看上去不会那么冗杂无序，我不得不略而不提这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其他的参与者，不得不舍弃有关维也纳的人物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岛屿、地中海所发生之战役的资料。有关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往东扩张、最终将势力伸入中亚诸汗国的资料，也有很大部分没有提及。对于中国的部分，我也是百般不舍地被迫割舍⁴。

1. 2005年9月5日到匈牙利科学院。

2. 维吉尼亚·阿克桑 (Virginia Aksan) 的不凡之作《奥斯曼战争》(*Ottoman Wars*) 是例外。此作深入探讨了奥斯曼帝国，但有关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

3. 以维也纳攻防战为题的英语著作，有两部属于上乘之作，一是约翰·斯托 (John Stoye) 的《维也纳攻防战》(*The Siege of Vienna*)，一是汤马士·巴克 (Thomas M. Barker) 的《双鹰和新月》(*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两书都从攻防战开始之前说起，而以该战结束时告终。

4. 17世纪之前，西方人口中的东方，主要指欧洲东边、南边的伊斯兰地区；中国通常被称作契丹 (Cathay) 或鞑靼地区 (Tartaria)。对东方的恐惧，并非只与伊斯兰有关。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引发欧洲人恐惧，10世纪时似乎势不可挡的马扎尔人也曾引发欧洲人恐惧。在更早，有中亚部落民族匈奴人西迁的恐怖故事，如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所记录的阿提拉风暴和阿瓦尔人的天生勇武。从18世纪的吉朋到20世纪的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直不乏以吉朋笔下人类史上最可怕且或许最壮大的场景为主题的著作。

就奥斯曼、哈布斯堡后期的军事对抗来说，最新的原始资料，仍是那些写于19世纪的资料。这场圣战曾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许久，但到了圣战晚期，该圣战已跌出历史中心的舞台。第一次到维也纳的几年里，研究之路未把我引向17世纪的军事史，而是19、20世纪的军事史。经过档案室的整理，重点将奥地利放置于国际武器买卖里的角色，我在小镇施泰尔，埋首查询当时的航海日志和存货清单，度过快乐的几个星期。在那里我去了维也纳战争档案馆的密室数次。但一直以来，在许多史料里，都潜藏着某种未明言的恐惧：恐惧竞争者或对手会取代匈牙利帝国；恐惧未做好准备，恐惧科技落后，技不如人。最后，当我转而探讨其他哈布斯堡的主题时，仍察觉到这股几乎未曾消失的隐隐焦虑。那焦虑从何而来？

大部分书籍需要在正文开始前预为解说。首先，我得益于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承袭自某些学者。我想写这本书想了很久，但若没有罗德斯·默菲的《奥斯曼战争，1500~1700》在1999年出版，这本书不可能写成。当代出版品对于土耳其人那种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我从来不信。我可以说明这些负面观点如何通过书籍、小册子、绘画甚至茶杯和瓷砖，在西方世界一个接一个滋生，但我提不出另一种看法。默菲和芬克尔摒除了某些刻板观点，更重要的，他们也缩小了双方在战场作为上实际的差距。西方作家认为土耳其人的行径超出人类正常范畴，他们残酷、好色、受盲目信仰的不断驱策，因此，在他们笔下，土耳其人无异于人格变态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可能有别的行径，例如人道行径。但其实这一形象根本与实情不符，从法医学角度得到的证据也一再表明那些刻板看法不实，这种情况令人不安。

另一位对我思想有所启蒙者，是奥地利社会人类学家安德烈·金格里奇。大部分资料和我对历史事件的较深入研究，都不适用于任何思想架构。金格里奇将对西欧以东的地区所发展出来的观念——从该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

观念，称作边境东方主义（frontier Orientalism）。我尝试以这概念去解读我的资料——那些资料前后涵盖的时期，比金格里奇原本所描述的时期长得多。这概念给了我一个基本模板，让我可将一个个证据像拼图一样拼出完整面貌。我想未来史学家会发现边境东方主义是个无限好用的观念。

本书并非根据原始手稿写成（只有一两处例子用到原始手稿），而是根据16~18世纪出版的资料写成，这些资料得自于那个时代对此历史事件的知情者。那些是我已研究了二十几年、至今仍在研究的资料。如今，我仍在挖掘遭埋没的历史，并正在改变对研究过之资料的看法。偶尔，我们无法得知别人如何形成其看法，但我们可以了解资料如何呈现在他们眼前。自15世纪迄今，情况改变不大，一如你手上这本书，有人决定将其出版，希望从中获利。而有些书、小册子的印刷出版则是出于别的动机，但我所用过的资料，大部分都属于营利性质。它们是待卖的产品，而印刷业者（当时的出版商）努力使它们尽可能为潜在顾客所买走。促销的关键手法之一，就是替它们配上雕版书、木刻版书插图。在识字率较低的年代，这招特别管用。

想要了解某书是否大卖，方法之一是查明印了几版，在市场上卖了多久。如果某书出版了别的语言版本，那书想必又得到了新一批不同的读者。我们需要慢慢查探这些网络。有些书本催生了为整个欧陆人民所信持的看法。英国人保罗·莱科特的著作，已出版多版且被译成了法文（两次）、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维也纳被围期间一直住在城里的律师约翰·彼得·冯·费尔克伦，写了一本小书，于168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法语、拉丁语两种版本，在林茨出了德语版，在维也纳、威尼斯、那不勒斯出了意大利语版，在克拉科夫出了波兰语版，在伦敦出了英语版。还有一些书只是剽窃一些已出版书籍的内容，挂上不同书名出版。手写稿是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但传播范围相当有限，而印刷

书、木版书或雕版书、小册子，则是为了更大规模销售而问世的东西，是可买卖的商品。从这角度来看，后人所收藏之印刷书珍本上的记述，往往比大档案馆所收藏之手写稿的内容更能揭露大众的态度和看法。

如何才能理解真正发生的事？可以用华丽的文明冲突（与失败）思维模式检视那事，结果头一次检验证据，那模式就不管用。比如审视“穆斯林衰落”这观点：从中世纪初期几场大胜之后，穆斯林就踏上了漫长的江河日下的路程。但我也觉得这观点站得住脚。本书用了不同的措辞。我所谈及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非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国家，但除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他们还有明确的突厥语文化传统。近来，史学家避用土耳其人一词，原因是奥斯曼帝国认为土耳其人是乡巴佬，觉得被叫作土耳其人是一大侮辱。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在这同时，他们也自豪于自己是土耳其先祖的出身。再怎么讲，来自突厥语族的认同，为凯末尔的新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

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间成为奥斯曼帝国在西方长久的死对头。波兰人、匈牙利人也各自有一段与奥斯曼帝国冲突的历史，那是与哈布斯堡、奥斯曼帝国冲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样重要的历史。但奥斯曼、哈布斯堡的对抗，是两个帝国的对抗，双方都想取得某种支配和管辖权。两者共通之处较多。这两个古老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亡，但在灭亡的许久之前，就老朽不堪（在其竞争者眼中）。老朽不堪的认知、古老过时的仪式、19世纪末期对他们老态龙钟、看笑话式的包容，这些不只在1900年时不符事实，且还歪曲了他们的历史。本书以两者历史开始合流之时为开头，以两者不再相互杀戮之时作结。战争能揭隐发微，诊出弊病，就像具有折射力的棱镜，能将错综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自的基本组成。它帮助史学家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奥斯曼政权为何落败？奇怪的是，失败

的哈布斯堡政权，却没有被以同样问题如此追根究底地质问¹。本书不是部军事史，重点其实在探索社会如何应对挑战。若欲了解那段历史，套用约翰·基根那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得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之面”（face of battle）。最后，有个麻烦的术语问题。同一个地方或事件，有时会有德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的不同名称。从头到尾使用其中某种名称，不可避免会让人有站在某一方的想法。但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名称不得不有所统一。我大部分使用今日通行的名称（但有一些例外）——某些名称用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说法，其他名称用德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或土耳其语的说法。对于国际知名事件，例如战役或条约，对于在英语里有不同拼法的当地地名（例如维也纳和慕尼黑），我均使用英语说法。书中提到匈牙利人名时，先名后姓，以避免对匈牙利人造成困扰（匈牙利人名原本是先姓后名）。我也自然而然使用土耳其、奥斯曼，一如17、18世纪那么自然地使用这两个字眼。拘谨的奥斯曼人，现仍在世者必然已不多，但我还是希望这不致冒犯到他们。

1. 诺曼·史东（Norman Stone）是例外，他在《东战线》（*Eastern Front*）中特别解释了失败的深层根源。

重要人物介绍



马克西米连·埃马努埃尔
Maximilian Emmanuel, 1662~1726

巴伐利亚选侯，维也纳围城战的援军，后来成为神圣罗马皇帝莱奥波德的女婿。他在1688年攻下贝尔格莱德，这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但是隔年，又被土耳其人夺回去了。



吕迪格·冯·史塔勒姆贝
Rudiger von Starhemberg, 1638~1701

早年跟随名将蒙帖库科利、洛林公爵查理在圣哥达打过土耳其人，维也纳围城战时，担任城内的指挥官，以两万名守军，对抗十万土耳其大军，想尽办法苦撑到基督教援军前来解救。



洛林公爵查理
Charles, Duck of Lorraine, 1643~1690

神圣罗马皇帝莱奥波德的妹婿，被任命为维也纳围城战的统帅。作战经验丰富，早年打过对土耳其人的圣哥达之役，也有与路易十四交手的经验。是名将蒙帖库科利的接班人，有外交的圆滑手腕，可以摆平不同意见的基督教盟军。维也纳围城战之后，又攻下了布达，1687年又在第二次莫哈奇之役大捷，使得1526年苏莱曼一世在莫哈奇消灭旧匈牙利王国的耻辱，终得洗雪。



卡拉·穆斯塔法

Kara Mustafa, 1634/1635~1683

奥斯曼土耳其的宰相，实际领军人，攻打维也纳的领导者。他被科普律吕家族收养，后来继承养兄弟法济尔·艾哈迈德·科普律吕的职位，成为宰相。生平极具传奇色彩，官场上扶摇直上，得到了苏丹的无比宠信，但因维也纳围城战的失败，以及之后埃斯泰尔戈姆战役的失利，被苏丹赐死。



巴登侯爵路德维希·威廉

Ludwig Wilhelm, Marquis of Baden, 1655~1707

外号“土耳其人的克星”。

维也纳围城战的援军。之后又在1691年的史兰卡门之役消灭土耳其军队。



约翰三世·索别斯基

John III Sobieski, 1629~1696

波兰国王与立陶宛大公。

早年无法抵抗奥斯曼的侵略，只好与土耳其议和，直到维也纳围城战，受教皇英诺森十一世支持，带领人数最多的部队来援救基督教世界。



萨伏依的欧根

Prince Eugene of Savoy, 1663~1736

拿破仑眼中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维也纳围城战是他的第一场战争，战后，为了增强维也纳的防御能力，他为这个城市打造了一堵“列宁城墙”。1697年在森塔（今塞尔维亚北方境内）大败奥斯曼，然后南袭波斯尼亚，还有萨拉热窝。1699年，双方签署卡洛维茨协议。当拿破仑威胁消灭奥地利帝国时，人民想起的民族英雄就是欧根亲王。

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关系的重要事件表

1071	曼齐刻尔特战役（安纳托利亚高原），塞尔柱土耳其人胜利	
1095~1099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100s	匈牙利和拜占庭之间寻求合作，共同对抗土耳其人	
1271~1272	第九次十字军东征	
1360s	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拜占庭关系密切，在欧洲的领土比亚洲的多	
1389	土耳其在科索沃击败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的新兴势力	
1453	土耳其击败拜占庭，拿下君士坦丁堡	腓特烈三世 1440~1493
1456	匈牙利的匈雅提（人称“白骑士”），在贝尔格莱德大败土耳其	
1458~1490	匈牙利的马提亚处在中间，哈、土双方不致越界交锋	
1510s	马提亚过世，哈、土双方首次正面交锋	马西克米达一世 1486~1519
1521	苏莱曼一世拿下贝尔格莱德	
1526	苏莱曼一世在莫哈奇（匈牙利境内）大败匈牙利军队	查理五世 1519~1556
1529	土耳其第一次围城维也纳，失败	
1566	锡盖特堡攻防战（匈牙利境内），哈布斯堡在兹林伊领导下，虽然失败，但全城英勇的表现成为传奇	穆罕默德二世 1451~1481
		塞利姆一世 1512~1520
		苏莱曼一世 1520~1566

1618~1648 ◆ 发生影响全欧的三十年战争

1664 ◆ 圣哥达之役（匈牙利境内），基督教联军大败土耳其

1672 ◆ 土耳其成功取得德涅斯特河（今乌克兰）北端领土

1682 ◆ 土耳其于夏末准备出征

1683 ◆ 土耳其第二次围攻维也纳，以失败告终

1684 ◆ 基督教重新组织，东征追击土耳其，但不如预期

• 例如：布达之役失败

1685~1686 ◆ 哈布斯堡另一次东征布达，终于夺回要塞

1687 ◆ 哈尔萨尼之役（匈牙利境内），哈布斯堡胜利

1688 ◆ 哈布斯堡攻下贝格莱德，但隔年又被土耳其收复

1696 ◆ 欧根亲王打赢森塔之役（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合约）

1717 ◆ 欧根亲王夺回贝格莱德（1718年签订帕萨罗维茨合约）

• 但后来又失去了贝格莱德，1789年收复，最后签约仍归土耳其人所有

•• 两条约使奥地利势力深入巴尔干半岛而成为西方强权之一

1737~1738 ◆ 尼什之役（塞尔维亚境内），哈布斯堡守军不战而降

1791 ◆ 双方在锡斯托瓦签订合约，哈土战争可谓告终

• 但18世纪哈布斯堡面对的主要威胁，其实是来自西线的法国和普鲁士

1806 ◆ 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土耳其的国势也走下坡

俄国、普鲁士、英国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莱奥波德一世

1658~1705

穆罕默德四世

1648~1687